车过汶川
（外二首）
贾璋岷

山梁峭刻 那是古战场
此刻 有羊群在悠闲徜徉
姜维将军的猎猎军旗
在山风凛凛里飘扬

那是一段金戈铁马的时光

我也看见了峡谷里的大江
呼啦啦的感觉在激荡
一枚瘦瘦的书签
插进史书里细节的隐藏

将军豪气与人间烟火汇成交响

高矗的烽火台早已倾塌
将军和他的兵已不知去向
人间烟火一代代延伸
放牧老汉换了 羊还是羊

莫非 露珠也是那个时代的遗篇

闲云 在峡口

山林的氤氲 千年了
在天幕上泛起碧波
心灵的闪电
掠出一道弯曲的烟火
高原风 迅疾游走
真空的感觉 卷起漩涡
山林 黛色的搭配
隐隐约约 露珠在闪烁

车盘旋进云朵
一道眼光 明珠般诉说
高原的磨砺
造就了什么
真的说不清头绪
山水在心上
心情在沟壑

夜读峡江

沉浸在星夜
读着涛声一叠叠
比涛声更深更重的
呼吸 在轻盈地代谢
浮出一个圆满的过程
让故事在这儿
停顿 然后再打个结

蟋蟀的琴声在半空回响
想象的疆土 洒满皎洁
激发出一种灵感
山与山的对峙 诉说喜悦
一条大江坦坦荡荡
割断了寂寞的原野

露珠的花瓣
为大山昂然挺立
为江水绵延不绝
然后 灵光乍现
一道飞瀑 一个笑靥

凤凰古城：花常好月常圆
李雷

凤凰古城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角，偏远僻静。我是从沈从文的笔下，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两千多年来，这里浓浓的边城风情没有被时光冲淡，还带上了一抹深厚的人文的味道。

红色砂岩砌成的城墙依然伫立，犹如一页厚重的史书，记载着历史上的刀光剑影。南华山衬着清朝年间修筑的壁辉门，坚实而深沉，颇有塞北苍劲之风。锈迹斑斑的铁门，记录着多年的风霜，依然呵护着一方乡民。城门下宽宽的河面上横着一条窄窄的木桥。这里曾是当年进出古城的唯一通道。清浅的沱江就在安全的臂弯里静静流淌，穿城而过，它是这里世代人感情的汇集。凤凰千年的希望就在其中生生不息。

水雾缭绕的江面，仿佛历史上的故事正通过变幻莫测的水汽表达诠释。偶尔几只小竹排，在舵手的灵巧双手操作下，轻巧穿行着，宛如穿行在历史的迷雾之中。细脚伶仃的木柱立在江中，托起的不只是一座座吊脚楼，还是一段沉沉的往昔。许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鳞次栉比地耸立在江边，似含羞的少女亭亭玉立。洗衣服的妇女、背背篓的居民，不时出没在江边。

经过多年雨水冲洗的石板路，泛着一丝琉璃般的光泽，闪耀着岁月经过的痕迹。人们顺着小路从城外而来，将山寨中野性的传奇带进城里。老街两边店铺林立，身着民族服饰的摊贩叫买叫卖。湘西市井的画卷，就如同沈从文的文字一般完好无损，而翠翠就是从这样的自然市井中走出来的女子。她在风日里长大，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如山头黄麂一样乖巧而灵动，没有心机，从从容容。在没有时间流过、与世隔绝的凤凰城，她开始了一段动人恋情，和一场没有结果的千年等候。

雨后的凤凰别有一种烟雨蒙蒙的意味，一种诗一般的幻境，静静的，湿湿的。沈从文的孙女沈红有一篇文章叫《湿湿的想念》，正是描绘了多水、多雨、多雾的凤凰。每到雨天，撑着雨伞，伫立在小巷的深处，将整个身心都潜在小城的静谧之中，这里就是人们心灵的天堂。寂寥、惆怅、伤感、凄美的情怀在小雨的迷雾中渐渐升腾，又被渐渐冲刷干净，心情就这样经过洗礼轻快了起来，好一座被雨水荡涤了千年的古镇……

每一个到凤凰的人，寻找的都是沈从文的踪迹，或是翠翠的身影。沈从文的故居是典型的四合院，虽无雕梁画栋，但却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清静典雅。而他的墓地背靠青山，面临绿水，四季花开不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短短的碑铭包含了沈从文的哲思，启迪着每一个来此拜访探寻的人。

千水万水易去，故乡故土难离。不只沈从文，每一个凤凰人，都对这片故土有着近乎传奇的依恋与情感。凤凰是他们永远的乡愁和根，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呵护、影响着这片土地的灵性和风气。

而凤凰，如同翠翠一样，等待着，等待着每一个寻梦人的到访。许多人都顺着沈从文的笔，来到这温柔浪漫的古城，感受沱江的美丽和湘西的淳朴，感受沉淀在凤凰骨髓里的精神，深深地陶醉于凤凰的山水与人文。为了这样的相遇，寻梦的旅人也许已经跋涉了千万里，而凤凰，却永远定格在沈从文的笔下，花常好月常圆。

甜杆儿甜
魏青锋

在我的农村老家，甜杆儿随手可得。甜杆儿就是玉米秆，想吃的时候，人们随手扯掉卷着的黄绿色玉米叶，用牙嗑掉坚硬的玉米秆外壳，手捧着内芯嚓嚓地嚼起来，一丝清凉，一丝甜腻，像蜜一样，一直会甜到了心坎里。

到了吃玉米的时候，母亲每天下地回来，左手挎一篮子玉米棒子，右手提着一把甜杆儿。姐姐赶快上前接过沉重的篮子，我也跑出去，接过母亲手里的甜杆儿。我先把多余的叶子撸下来丢掉，然后把自己想成一只熊猫，如同吃竹子一般大口嚼着甜杆儿。姐姐也抽出一根甜杆儿，仔细地嗑掉外壳，轻轻地咬下一截，闭着眼睛，很享受地在口里嚼着：“真甜呀！”“姐，让我尝一口你那根呗！”我的那根甜杆儿水分不多，嚼着有些柴，我觍着脸求姐姐。“还有那么多呀，你自己再去挑！”见姐姐不同意，我扑上去抢。“啊，你的手！”突然，姐姐看见我手上的血迹，甜杆儿的外壳不知啥时把我的手割破了，姐姐赶忙给我手上的伤口边吹凉气边包扎。我却毫不在意地伸出没受伤的手，趁机拿了姐姐的那截玉米秆。甜滋滋的味道在齿唇间游来荡去，是一股沁人心脾的甜。

后来长大一些，我也跟着母亲下地收玉米了。烈日炎炎，玉米田中的热气蒸腾。不一会儿，大颗的汗珠就顺着脸颊、背脊往下淌。姐姐喘着粗气支招：“我们一起背古诗来转移注意力吧。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妈，这里有根没有长大的玉米秆！”只听到沙沙的玉米叶的响声，母亲从那边走过来道：“这就是甜杆儿！”再也没有比听到“甜杆儿”更能让我和姐姐振奋起来的事了！只见母亲手起刀落，细细的甜杆儿拿到了手里，麻利地扯掉了叶子，折成两半，我和姐姐就喜滋滋地吃了起来，热啊、累呀，都抛到脑后了。

上中学后，家里的农田种上了很多经济作物。不种玉米，我们也就没有甜杆儿吃了。看我和姐姐郁闷，母亲就想办法，在田地边上见缝插针种了一圈甜高粱。甜高粱茎秆含糖量高，要比玉米秆甜得多，每年甜高粱成熟的季节，橙黄色的高粱穗沉甸甸地压弯了腰，我跟姐姐就坐在地头，乐滋滋地咂巴着高粱秆，吮吸着比蜜还甜的汁液。

时至今日，我仍然会想起多年前的甜杆儿，那丝丝香甜让缺衣少食的我们尝到了生活的甜头，享受到了生活的乐趣。

故园夏声起乡愁
耿庆鲁

故园的夏声
有清晨的鸟语
浓荫里的蝉鸣
池塘里的蛙声
还有许多草丛里的虫唱

清晨是鸟的天堂
故乡的人们在鸟叫中醒来
叽叽喳喳
鸟声如语
有百转千回的美妙

故园的鸟语
是我童年时光的快乐
无论是什么鸟
聆听鸟鸣
让人心生和谐的美感

蝉是乡村的歌者
隐于树丛深处
餐风饮露
笑傲树巅
将蝉鸣传遍乡村

蝉的生命短暂
却在有限的时间里
用歌声讴歌生命
让人惊醒
催人奋进

入夜时分
故乡的池塘边
稻田里
墙角处
到处都能听到蛙鸣

蛙声如潮
声音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又如大合唱跌宕起伏
乡村的夏夜
简直就是蛙鸣的舞台

夏夜的草丛里
房前屋后
甚至是墙角的瓦砾下
都会有唧唧的虫鸣
让人难以忘怀

故园的夏声
犹如一首歌
在岁月深处回响
又如一首柔情的诗
温暖了我乡愁的心

五彩池 第632期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司德珍

闲暇时，我前去看望祖父母。远远地，就看到他俩并坐在院子的槐树下。祖父手捧着一本书，朗朗有声地读着，或许是眼神不好了，他读得极慢。一旁的祖母挨在他身边，正专注地纳鞋底，针线在她手里娴熟地穿来穿去。有风微拂过院子里花草的枝叶，暗香浮动，空气里呈现出岁月静好的气息。

见我过来，祖父放下手里的书，说：“你陪着你祖母聊会儿天，三角梅的架子不太牢固了，我去修理一下。”我应了声好，便坐在祖父的位置上，跟祖母闲闲地唠着家常。很快，我就发现，祖母有些心不在焉，她的视线被祖父的身影牵着，手里的针线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她缝几针就抬头看看祖父，时不时嘱咐一声：“老头子，当心点。”这时，祖父便会缓缓地回过头，笑意绵绵地答：“放心吧，我种花比种地专业多了。”

小时候，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清贫。旁人家的院子里都是见缝插针似的种满了青菜瓜果，油菜、豆角、辣椒、南瓜，一茬接着一茬，用来改善伙食。而祖母的院子里却是一直养着很多花，月季、葵花、茉莉、菊花，还有一株蜡梅树，从春开到冬，绵延不绝。家里曾有人提起过要把花圃改为菜园子，却被祖父拦下了。他说，只要有他在一天，谁都不能动这些花草。想来当时祖父的态度定是异常坚决，才得以让花圃保留下来。我原以为是祖父爱花，毕竟是他买来花种、搭好花架、松土浇水、侍弄花草……后来，我听祖母讲起往事，才知道，爱花的人是祖母。

祖父虽性格木讷，却对祖母极好。祖母说喜欢花，祖父便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将院子里的菜园垦成了花圃，就这样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愣是摸索着把种花养草的活儿做到了极致，为祖母打理出了一方明媚，岁岁年年。

祖母手里的针线又停了下来，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祖父恰巧也望向祖母，他站在花间微微扬起嘴角，脸上的皱纹比那些花儿还灿烂。祖父叮嘱着：“老婆子，你跟秋丫头说会儿话吧，老盯着针眼看，眼睛哪儿受得了。”祖母笑：“纳了一辈子的鞋底了，闭着眼睛都不会出错，不费眼睛的。”祖母的确是纳了一辈子鞋底，给子女做鞋，给孙辈做鞋，都是她亲力亲为，当然，做得最多的是祖父的鞋子。祖父年轻时挑水挖地，干的都是粗活，自然是很费鞋子。因此，祖母常常是白天干活，晚上抽空给他缝制鞋子。如今我们都长大了，鞋子都是从商场里买的最时髦款式，唯有祖父依旧穿着祖母做的鞋子。他说，买来的鞋子都是中看不中穿，没有祖母做的舒适。每到这时候，年逾九十的祖父一脸骄傲。

也许祖父母这一辈子从未说过我爱你之类的情话，他们不说爱，却在漫长的岁月里陪伴着，亲密着，就像阳光照耀大地，春风拂过万物，安安静静地洇染出时光里的眉眼盈盈，倾世温暖。

小巷好时光
彭晃

我喜欢穿行在巷子里。偶遇清风，风在枝头踩动着小小的香樟叶，窸窸窣窣，似笔尖在纸上嚓嚓而行。风再大一些，将水桐树叶都翻动了，软扑扑的声响，仿佛水乡里的哗哗桨音，过了古老的桥洞，遥遥地鼓动耳膜。这时，光阴是清凉的、安逸的、馨香的，似水中的薄荷液，气息盈盈然地浮动在视线里。

夏天的树木异常茂密，深深浅浅的绿色在小巷里拥挤着，整条小巷就那样绿起来了。空气是绿的，树影、人声是绿的，时光也是绿的。巷口有人将婴儿的衣物在尼龙绳上静静地摇晃着，像一阵散发着乳香的微微鼾声……那鼾声，竟也是绿的。

到了黄昏，绿色稠成了暮霭，隔开天光在巷口聚拢，悬浮在头顶。巷内有人家，灯火会一盏一盏亮起来，轻轻地把影子拉瘦。带着自己的影子一路前行，要是碰巧有月亮跟上来，影影绰绰的灯火下，巷子犹如一截长长的丝绸水袖，在夜色中流淌。时光变得暧昧起来，走路的人好似步子一重，就可以踏进另外一个世界去。

一条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用一把旧钥匙，划过厚厚的墙……这样的小巷诗意，孤独，沉默，决绝，也充满向往。墙是红砖砌成的，刷了白色的石灰，却也已经斑驳掉了，爬山虎长得一季比一季旺盛，那斑驳愈发显得醒目。爬山虎长势正好时，会完全覆盖住两面的墙，如两道站立的绿色小河，完全一副山河翠碧云莽莽的架势。站在巷子里，我用手指，轻轻地触摸着巷内的时光，那时光里噌噌燃起来的是青春的烈焰，一下就惊飞了心里藏着的无数只安静的鸽子，扑啦啦地响彻一小片蓝天。

老巷子的每一寸空气里，每一块砖瓦里，都蛰居着令人沉醉的旧光阴。

一条老巷深处不打眼的铺子里，摆放着大缸大缸的米酒，氤氲着醺然微醉的酒香。地板有些潮了，春季的时候会长出小群的蕨类，酒缸用红绸子封了盖，像待嫁的新娘子，喜庆而隐秘。后院正煎着酒，酒水顺着竹节吧嗒吧嗒滴落到坛子里，烟从瓦隙中扭着身子攀爬到天上去，这烟，应是最先醉掉的那一个吧？

再看那被岁岁年年的檐雨所磨损的石阶，有年轻的小媳妇坐在檐下纳着鞋垫，她脚边的一盆葱，正长出耀眼的青汪汪的颜色。葱叶尖上滴落着温热的洗脸水，盆里幽幽地冒着热气……那热气里，满是生活的香息，弥漫成温暖的最初模样。一位经常在门口打盹的老奶奶，似乎已经成了巷子的一部分，那么契合。她用身体盛着一碗陈年的时光，送给每一个细心的路人，然后内心安详地等待融入泥土。她的神情告诉我，老去并不可怕，那是一种光阴酝酿的味道……

我现在居住的城市里有很多巷子，每一条都是一份古朴的欢喜。巷子，是这座小城柔软的腹地。巷内有好时光，绵藏岁月深处的幽谧与风情，无可替代。